

遥寄故乡

□刘吉训

遥寄给您，故乡
我的年轻的歌声和笑靥
岁月是那般无奈
当寒风拂过枝头
落叶盖满小路之时
我才发现原本有许多东西
在我心中潜藏着
我多想唱一首故乡的歌儿
永远响在您的耳畔

遥寄给您，故乡
远离家门的我
同样会在春天的明媚之时
播下一粒种子
让我一天
遥寄给您一片绿色的期盼
我知道
您在某一天
会在我的不经意中
走进我的梦幻
我那纸叠的小纸船
已越过海岸线
驶到您的身边

春立二月头

□孙福攀

二月的风，还带着冬末的余凉，刮在脸上依旧有几分清冽，却已不复深冬的凛冽刺骨。日历翻过一月的尾声，立春便踏着细碎的脚步，悄悄立在了二月的肩头。像一枚温柔的印章，盖在冬与春的交界处，宣告着时节交替，也藏着北方大地最含蓄的喜悦。

北方的二月，依旧是一派清寒模样。枝头的残叶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桠直直地伸向天空，褪去了花叶的遮掩，反倒多了几分苍劲的风骨。远处的田野还覆着一层薄薄的枯黄色，草叶蜷缩在土里，像裹紧了衣裳的孩童，迟迟不肯舒展身姿。街头的行人依旧裹着厚重的棉衣，步履匆匆，呵出的白气在空中转瞬即逝，却也比深冬时消散得更快了些——这细微的变化，便是立春递来的第一封书信。

风里的春信，最是藏不住。往日里刮得人缩颈拢肩的北风，渐渐软了

性子，偶尔掠过耳畔，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它不再是那种裹挟着冰碴子的凌厉，反倒像被温水浸润过，拂过脸颊时，能触到一丝温润的触感。傍晚时分，风停了，暮色漫上来，空气里少了冬的干涩，多了几分淡淡的湿润，吸一口气，竟能闻到泥土的气息，不再是冻得发硬的生冷，而是带着些许松动的绵软，那是泥土在悄悄苏醒的痕迹。

土里的生机，藏得更深，却也更动人。蹲下身，拨开田埂上的枯草，能看到土层微微松动，不再是深冬时那种坚硬如石的模样，指尖触上去，能摸到一丝湿润的软。有细小的草芽，裹着褐色的种壳，怯生生地探出一小嫩黄，像刚睡醒的婴儿，睁着懵懂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依旧清寒的世界。它们藏在枯草之下，不张扬、不喧哗，却用最稚嫩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力量——这是立春藏在

土里的温柔，是历经寒冬后，最动人的期许。

屋檐下的冰棱，也在悄悄蜕变。冬日里凝结的长长的冰棱，如今已不再晶莹剔透，顶端开始微微融化，滴下细碎的水珠，“嗒嗒”的声响，清脆悦耳，像是立春的脚步声。水珠落在窗台上，晕开小小的湿痕，渐渐汇聚成一小滩水渍，顺着墙面缓缓流下，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那是冬的痕迹，也是春的印记。

人们的脚步，也渐渐慢了下来。街头巷尾，偶尔能看到老人牵着孩子的手，晒着午后的暖阳，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公园里，有人走出家门，舒展着蜷缩了一冬的身躯，目光望向光秃的枝头，眼里藏着对春的期盼。就连厨房里也多了几分生机，主妇们忙着发泡豆芽、晾晒菜干，那是对时节的敬畏，也是对新生活的憧憬。

春立二月头，没有繁花似锦，没有柳绿莺啼，却有希望。北方的春，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地登场，而是悄无声息地渗透，藏在风里，藏在土里，藏在人们眼底的期盼里。它褪去了冬的凛冽，带着温柔的力量，一点点唤醒沉睡的大地，也一

点点温暖着我们的心房。这便是立春，立在二月的肩头，立在冬与春的交界处，藏着细微的春信，藏着无声的喜悦，也藏着岁月轮回里，最动人的温柔与诗意。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时节的低语，在清寒未尽的日子里，守着心底的暖意，静待春满人间。

走进春天

□赖玉华

大寒已尽
旷野收起最后的凛冽
梅朵，在枝头摇曳
开着，开着
便绽成春天的雏形
迎春花撞入季节的扉页
怀揣着冬日的余温
循着鸟鸣的踪迹
写下
春满人间

风裹着我
立在人间，看流水
破冰，隔园的芦苇
举着一片芦花
在岁月的转角
迎来
一个季节的告别
一个季节的苏醒

解冻的河床开始涨潮
随着一声声叮咚
奔向黄海，我
种下的爱，写进
一场雨
我们的土地
需要春雨的滋润

盼望着，盼望着
二月的雨水
在我的小院里，肆意
走进春天，我知道
雨水贪恋着人间
它会吐出清新的空气
让每一粒种子
蠢蠢欲动

集市上的人间烟火

□高翠玉

进入腊月，东山集市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烟火漫卷的盛景里，香气弥漫，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断，一下子把浓郁的年味儿提了起来。虽是数九寒天，却依然挡不住年味大集对人们的诱惑。

卖菜的摊位上，各种蔬菜一应俱全。最火爆的是卖生鲜和肉类的摊位。鲜美肥硕的生鲜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鱼儿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海蛤吐出舌头发出吱吱的声音，大虾在铁盘子里互相比赛跳高……

琳琅满目的货品分布在各个区域，吃的、玩的、用的，让人目不暇接。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窗花、年画还有红红火火的春联拉近了年的距离。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大集上的变化更大。上百个摊位，上千款产品竞相亮相。人们手提、肩扛、车载，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的手里举着冰糖葫芦，品尝着幸福的滋味……

记得小时候，虽然父亲把年货都置办好了，但是年末最后一个大集，母亲一定会带我去逛一逛。我唱着

歌谣，一路欢快地又蹦又跳。来到集市，母亲紧紧地攥着我的小手，买些青菜和点心，还给我买了一条红色小围巾。集市上，那金黄的油炸小食品，跟我的手指数头一样长，不知道叫啥名字。我摇晃着母亲的手，母亲刮到我的鼻子，笑嘻嘻地说：“小馋猫。”然后爽快地给我买来一小包。咬一口，那酥脆香甜的感觉，一下子香到了骨子里。母亲在我冻得发红的小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帮我围巾系紧，拉起我的小手，笑眯眯地说：“走，回家喽！”母亲那快乐甜润的声音，像春天里柔柔的春风，让我记忆犹新。

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平日里吃的、穿的、用的样样富足。赶大集、办年货，赶的是人间最温暖的情感交流，留下的是充满滋味的传统文化。

欢天喜地赶大集，最有人间烟火气。在与时俱进的年味大集里品味年俗，在新风尚里感悟绵延千年的心灵共振，在沸腾祥和的人间烟火中寻一份难得的从容，浓浓的大集让人心花怒放，流连忘返……

回家过年

□林绍海

家是游子的魂
老宅是一部怀旧的家书
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
总是烙印在脑海
并深深地眷恋
浓浓的年味
是游子们翘起脚尖期盼
无论家有多远，路有多长
有一种动力，催你启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团圆的年夜饭
是亲情的交流
是亲人道不尽的精神盛宴

冬日山行

□惟耕

那是一个寒冬的午后，天气预报有雪，但彼时的天空尚不见一片云彩。久居山间，我知道山里的天气变幻莫测，也许一盏茶的工夫就会大雪骤降。所以，一时的晴朗并不能说明什么，一阵北风吹起，漫山雪花飘，也不是不可能。

我就是奔着那场还没谋面的雪，决定去爬山的。我渴望着一场雪的浪漫之约。

清澈的阳光恰好从山口处洒进来，柔和地照在天鹅湖上。湖面靠近堤坝的一侧结了冰，厚厚的，足以承担起我那些藏在冬日里的童年。如今童年不再，半生时光磨掉了我踏上冰面去重温童趣的勇气和胆量。我站在堤坝上，用登山杖轻轻敲打着冰面，清脆的声音在山谷里萦绕、回响。而地处上游的湖面，不但没有结冰，好似还有一股淡淡的雾气在微微升腾。一对成年黑天鹅旁若无人地在水面上游来荡去，鹅影过处，闪着鳞光的涟漪一下又一下不断地触碰着冰体的边缘，溅起朵朵细小的浪花。

通向山间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相对宽阔和平缓，一条狭窄而陡峭。阳光沿着那条宽阔的道路曲曲弯弯地绕到山林深处，那道路就泛起了光，远看就像一条绸带蜿蜒伸展，使得这座久负盛名的山谷更

加神秘非凡。我来赴一场雪约。就如初恋的情人不想被人打扰一样，我选择了那条常年背阴、游人稀疏的小路。爬上那段接近60°的陡坡，我就能居高临下，俯视洒满金光的山谷和形形色色的游人了。

但是，那天我走得格外缓慢，我在仔细地寻找路边那株不惧严寒的茜草。我担心即将到来的风雪，会把它瞬间冻死在我的目光里。那是大雪节气即将来临的某一天，我也从这条山路上经过，一株尚还青绿的茜草冒冒失失地从一丛枯草里探出头来。与周围灰色的山体 and 瘦骨嶙峋的树枝相比，它显得那样的突兀和格格不入。记得，我是从四周抓了许多落叶将它严实实地盖住的，希望它能在厚厚的落叶的庇护下，安稳地度过这个冬天。

可是，直到上了那道弯弯的陡坡，我也没有发现它的影子。但我能清晰地看到对面高高的山头上，有一片云稳稳地停留在那里不肯

离去。我也看到“葫芦”状的山谷里，有群鸽子在盘旋飞舞，有只体型肥大的绿孔雀落在古色古香的观宇上。我还看到了那只熟悉的、雪白毛的骆驼，从我前面的树林里跑出来，向一位背着肩包的红衣女游客索要零食。

又绕过几道山路，就是下山的方向了。这时，我的目光正透过交错的枝丫，对准了来时的山口。起风了，风中有一股强劲的力量和寒冷的湿气，从山口汇聚而来。风卷起落叶和草屑，拍打着岩石和任何阻挡它前进的障碍物。

冬天的山林就是这样，当它褪尽繁华，裸露的岩石、皴裂的枝干、干枯的草叶，都将穿过时光的缝隙，在风霜面前一览无余。唯有一场雪——漫天飞舞的雪花，能够将这些一切笼罩起来，将岩石浸润，把皴裂抚平，让山、树、花草，都回归春天该有的样子。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雪来得更快一些，更大一些。也许，厚厚的积雪带给那株茜草的，不一定是伤痛，而是温暖。

在我离开山口、收起登山杖的那一刻，阳光也收起了它的温柔，把天空和群山交给了密密的云层和黄昏。终于有一朵雪花落了下来，可有谁知道，我曾经为了一场雪的邀约来过这里呢？

回家的行囊

□苏惠芝

当漫天焰火照亮大地
时光老人又开启了新的年轮
想起过去的行囊
想起陈旧的过往
便有了归心似箭的渴望
把所有思念装进行囊
先放的是给奶奶买的智能手机
七十八岁的老人
总念叨着要学习上网
朝我度过的温暖的童年时光
陪着我度过的温暖的童年时光
两瓶三鞭是父亲的最爱
他总想在院中的枣树下
温一壶三鞭酒
陪着月亮慢慢诉说岁月静好
一件羽绒服
慰藉母亲一生的操劳
我看到她眼中的星光点点
想像着她在村头的路上
穿上羽绒服的模样
最后放一本散文诗刊
藏着我少年的梦想
如今正一步步走在实现的路
原来这行囊里
装满思念和爱
终生的理想



春联里的旧时光

□邵伟

腊月的风裹着年味，绕着村庄穿梭，最浓的那缕飘进老屋里，藏进红纸墨香的春联里。

记得儿时的年，总是从几张红纸开始。清晨，父亲将买来的红纸整齐地码在八仙桌上，拿着剪刀，沿着事先折好的边角裁剪妥当，然后去村东头的李师傅家求几副春联。

每年进入腊月，李师傅的院落里就热闹了起来。两扇木门敞开着，青石板上摆开一张宽桌，盛在粗

瓷碗里的墨汁，氤氲着淡淡的松烟香。乡邻们手捧红纸，有序地排在门前。一碗墨、一支笔，在李师傅的毫尖落处，便把新春的暖意，写进了家家户户的年里。

我和父亲排在队伍里，踮着脚望向远方的宽桌。墨香混着冬日的冷风飘过来，把年味揉进了笔墨里。

“李师傅，今年帮我写个‘福’字吧！”王婶子把红纸平平整整地铺在桌面上。

李师傅点点头，蘸着浓墨，手腕一转，一个饱满的“福”字便跃然纸上，鲜活得似乎要跳出纸面来。王婶子欢喜地接过字，走出人群。

村里人都夸李师傅的字有灵气。他写“春”字，那字便似暖风吹过；他写“寿”字，纸张便显出几分庄重来。人们最爱看他写的“福”字，笔画圆润，活像年画的娃娃。

后来，集市上的印刷春联越来越精致，烫金的字、华丽的纹，价格

也便宜，李师傅的字渐渐被代替。但每年的腊月，父亲依旧会领着我，带上裁好的红纸，去找李师傅求几副春联。李师傅也不含糊，当即磨墨挥毫，眉眼间满是热忱。

当最后一个字收完笔锋后，李师傅便把全部的春联都铺在桌子上，嘴里还念叨着：“也不知还能写多少年喽！”他伸手小心翼翼地拂去纸上的细屑，像拂去了一整年的琐碎。

贴春联是全家最热闹的时刻。父亲搬着小板凳，站在门前，我扶着凳子，母亲递上浆糊。一勺浆糊刷在门框上，厚薄都有讲究。母亲总说，糊均匀了，春联贴得牢，日子才过得稳。

艳红的纸衬着斑驳的木门，墨字在风中摇晃，母亲伸手把春联的边角按了又按，生怕被风吹卷。当贴到“福”字时，父亲把“福”字贴倒了，我在后面纠正：“福倒了，福倒

了。”父亲转过身说：“是‘福到了’。”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父亲故意贴倒的，寓意着“福到了”。

如今身在异乡，每逢腊月，我也会去集市上买副春联贴上。裁纸求联的日子远去了，但我依旧会想起老屋的模样。

那春联里的时光，从不是红纸墨字本身，而是写联、贴联时，家人相伴的温暖；是藏在字里行间的，对平凡日子的珍惜，对岁岁年年的期许。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